



韭菜糰

· 陈智成
建筑师



公厕

允。

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有间公司有感于本地公共厕所脏乱得太见不得人，觉得大有商机，想从美国引进一种快速翻新厕所的技术。于是千里迢迢地从美国请来了一位老外专家，带了一整套器材、配备、原料，准备来个现场示范，请我帮忙找个适当的地点让专家一展身手。我和同街角头的咖啡店主商量，店主当然乐意应

约定示范的前一天，老外专家一抵境便被请到现场视察准备。哪知道，他兴致勃勃地进入厕所，不消一分钟，面色苍白，形容慌张地退了出来猛呼吸，似乎闭气了很久，气喘喘地喊话：你们国家没有环境卫生署吗？

公共厕所脏成这样没人理吗？这样子还有人能忍受吗？让我来快速翻新？上帝也帮不了你！照我看该把房子马上封了拆掉。

主人打圆场说：像这样的公共厕所所有很多，如果你的技术能用得上，我们有做不完的生意。老外专家不断地摇头。结果如何，已不必明说。

话说，多年来，国人上下同心，把忍无可忍，重新再忍的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经年累月，公厕一日更甚一日地脏乱下去。许多国人经已养成了不上公厕的习惯。年轻的一代，成长于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里，从小也被训练成大小号家里解决再出门的功夫。正所谓眼不见为净，这个课题也就不算课题了。

犹记得沙斯肆虐期间，碍于事态严重，政府出钱装修公厕，以为立竿见影，效果斐然，从此新加坡就OK了。沙斯走后，藏脏积垢之事又从头开始了。最近，这码课题又浮上来了。我想，长期在这里生活的老少市民对这样的课题经已麻痹。真是逼不得已，才硬着头皮，摒气凝神地上公厕，否则情愿忍。难道针对这个课题出声的，如今多是初临贵境的老外？这也难怪，这里公厕的水平实在和我们的生活水平配不上，更别说是我们头上顶着的那许多国际美誉光环。

是时候认真对待公厕不堪的课题了。当年的那位老外专家，如今也许已退休在美国某大城市含饴弄孙，向孙子讲述着当年他初入贵厕的险象环生，以此介绍新加坡。而我们不堪的公厕，墙上新加坡OK的标签还贴得很正。到底要说明什么？